

大家面对面

记者 李静 刘志坤 淄博报道

“我还拿着爹娘得瑟”

“我是一个得瑟的人，还拿着爹娘得瑟，得瑟了好多年了。”面对镜头，焦波毫不掩饰。

这次，他种树绿化17年，艰难修建5年，在老家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天津湾西村建了个“俺爹俺娘天下爹娘影像艺术馆”。

“这里原来就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，哪想到能变这么好？”村民感慨。这几年，焦波活成了老家人口中地道的农民，带着人种了上万棵树，为建馆投入千万。有人说他傻，可焦波不理会。“我就想让这片山绿了，让爹娘在这里延续，让村民在绿水青山中生活。”

为啥要在村里建个艺术馆？2007年，当时季羡林先生看过焦波爹娘的影像后，说“这是天下爹娘的代表”，建议他办一个展馆。可当时的焦波还没下定决心。

2008年，娘拉着他问：“手里还有余钱不？”娘的心愿很简单，儿子生活无忧，她就放心了。娘总念叨着，“照相好还是种地好？要是挣不出吃的，就回家种地。”焦波反问，“回家的话，那我就不照相了？”

他大清楚，“照相”是爹娘最得意的事情。30年来，无论他如何拍摄，爹娘总不厌其烦。12000多张照片、800多个小时的录像，爹娘始终配合。邻居们也羡慕，“你儿子经常回来，还给你照相，还出了名。”

可那时的焦波没察觉，爹已经走了一年多，娘其实是想让儿子多回家陪陪她。遗憾的是，这段对话后不到一个月，娘也走了。

后来，焦波回到村里，包山，种树，建馆。

如今焦波种在山上的麦苗长得绿油油的。焦波说：“农民在土地里种植庄稼，我在土地里种植故事。农民一年四季庄稼丰收了，我的故事也丰收了。”

这些曾经出自乡村的照片，又回到了乡村。

爹娘是一本读不完的书

艺术馆开馆这天，天津湾西村格外热闹。路口有村民摆摊卖猕猴桃，摆渡车穿梭着接送游客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，连同行的摄影师们都忍不住称赞，“焦波办得不孬。”这几天，焦波忙得脚不沾地。徒弟王钧之提起焦波总说，“他从不会觉得累。”

可在焦波心里，所有热闹的背景，藏着四个字：留住爹娘。

提到爹娘，焦波哽咽得像个孩子。1974年，他用一台老相机拍下爹娘的第一张合照。此后30年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录像，拍了《俺爹俺娘》。后来爹走了，娘也走了，但是焦波每次打开摄像机，总感觉他们就在身边。

“一幅照片就是一座纸质的雕塑。”焦波说。

这一万多张照片，每一张都很特别。娘给爹挠痒，爹给娘搓背；丰收时，娘站在麦田里；生病



焦波讲述拍摄爹娘的故事

焦波回村建影像馆： 想留住爹娘， 也为时代留影

又是一年金秋，71岁的焦波回到老家淄博天津湾西村，建了个爹娘主题影像艺术馆。

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生命力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回望摄影人生，他花整整30年拍《俺爹俺娘》，用十年时间记录汶川地震孤儿的成长，又从2012年起把镜头对准了乡村，陆续拍出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《淘宝村》《出山记》等多部纪录片，为脱贫攻坚留下珍贵的影像档案。

这一次，他把“折腾”的重心落回了生他养他的小山村，让爹娘的故事重新生长，也记录着农村的过去和新时代。

时，爹俯下身子亲吻娘的额头。驻足者讨论着，“这些照片都是小事，而且都是抓拍，但是很揪心。”

在众多照片里，有一张让焦波格外珍视。焦波在外工作多年，每次离开家的时候，娘总说，“你走吧，我不送了。”可是，焦波走远了，回头一看，长长的石板路上，娘那个瘦小的身影还静静地站在那里。

年少时，爹曾教焦波拉大锯。焦波嫌枯燥，“拉大锯，无非就是你来我去，那么简单的活，竟然让我干了一个暑假。”爹却说，学木匠要先拉三年大锯，不是学手艺，是磨性子。

娘的个子只有1米41，裹着小脚，但每天早晨都要推磨做煎饼。焦波问娘，你一个人是怎么推完的？娘说：“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吗？”焦波感慨，娘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却说出这样惊天动地的道理。

很多时候，人总是在时间过去之后，才能理解爹娘。焦波觉得庆幸，当时能记录下这些瞬间。在他心中，爹娘就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，并且直接影响了他的性格、思想、追求。

春节拍下“全村福”

在焦波的人生中，有三次意义非凡的“剪影”。

第一次是1998年，焦波的《俺爹俺娘》摄影展在中国美术

馆举办，爹娘坐火车去北京，亲自为他剪彩。

第二次是2021年，焦波回到老家办摄影大集，组织千人剪彩，想建电影村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第三次，就是今年他在村里建起艺术馆，再一次组织千人剪彩。“第一次是报效爹娘，第二次是报效乡亲，第三次是为天下爹

娘。”焦波说。在艺术馆尽头，挂着一张巨幅照片——天津湾西村的“全村福”。那时，焦波已经拍了20多年爹娘，开始将镜头转向乡里乡亲，拍摄了纪录片和电影。爹娘说，“你别光拍俺，你得拍别人的父母。”于是，他拍了各式各样的全家福。

“但是我觉得不过瘾。”焦波



焦波回到老家建了个爹娘主题影像艺术馆。

娘。”焦波说。

艺术馆里，除了焦波爹娘的照片，还收集了5000多张网友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里，既有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，有生老病死的人生大事，也有他们对人生、世界的好奇与追问。

想拍一张“全村福”。

2002年春节，趁着乡亲们拜年还没回城，焦波拿着大喇叭在村里喊：“乡亲们，我是焦波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拍一张全村福，大家都到戏台，咱们一起来个大拜年。”那天，村民们敲锣打鼓，扭

着秧歌赶来。他站在戏台之上，拍下这张一千多人的合影。

在村里人眼中，焦波是“村里走出的能人”。往常，大家更关注的是，谁家老人去世了，谁家孩子结婚了，这些足够零零碎碎地絮叨一整个下午。可如今，“艺术馆”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。

一群村民坐在长椅上，长久地望着这张全村福，讨论着自己当年的模样，讨论着谁已经走了，讨论着村子这些年的变化。“他记录了时代。”有村民感慨。

就像主持人敬一丹说的，也许若干年后，人们会说“幸好有焦波”，因为有了他，才有了那些来自土地、来自底层的真实记录。

围观者中，有一个声音提议让焦波站到全村福前面，又一张“全村福”被镜头记录下来。

在土地上“种”新故事

路上，来自各地的摄影师们谈论焦波，“70多岁了，他还想干点事儿。”

摄影界曾经有对焦波一辈子吃爹娘这碗饭的非议。对于这种声音，焦波直言，“我不在乎，我也不需要光环。”

焦波做过老师，又干了多年记者，因为拍摄《俺爹俺娘》，他被大众知晓。后来，他开始从摄影师转型纪录片导演，发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《出山记》《淘宝村》等作品。因为长期将镜头对准乡村和农民，焦波被称为“农夫导演”。

在这众多角色中，焦波最喜欢“农夫导演”。

焦波对乡村始终有着复杂的情结。“小时候山村很穷，我老想走出农家门。后来拍农村，发现艺术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。再后来取得一些成绩，现在回到村庄，感觉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”

艺术馆开馆这日，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主人公杜深忠也来了。如果没走出去，焦波说自己会成为像杜深忠那样的人。“有的照片看着看着就流泪，看着看着眼睛就发酸。”杜深忠感慨，“在中国孝文化纪实上，他拿起一块布擦拭灰尘，把孝文化擦拭得锃亮。”

在杜深忠眼里，焦波是个闲不住的人。“他不抽烟、不喝酒，手里永远拿着摄像机或者手机。白天他和农民一样扛着䦆头，晚上他又变成了专家，通宵达旦地剪辑。越是下雨天，他越往外走。有个露珠，他就想把露珠怎么滚动记录下来。有朵花，他就想把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开放记录下来。乡村是块大冻土，焦波拿起䦆头，刨这块冻土，挖掘里面更深刻的东西，把农民的心酸、泪水、欢笑，告诉世人。”

对于杜深忠来说，焦波是那个理解他的人。杜深忠说自己的物质生活没有很大变化，但精神生活变化很大。两人从未停止过追求。

如今，焦波拍摄的照片，跟青山、老墙融合在一起。他觉得这是一种新鲜的表达形式。“展览是一种形式，用这种形式来传达，留住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成为一本社会的教科书。”这些照片，也无声地宣告着生命曾经在场。

焦波感叹自己也老了，起身时需要人搀扶一把。但他的手从没停下过拍摄。这些年，他拍了大量的素材。“我可能走不动的时候，就在家剪出来，这些素材时间越久，分量越重。”